

蘇詩彙評

下

四川文藝出版社

曾棗莊主編

紀昀評蘇文忠公詩集卷三十七

東府雨中別子由

庭下梧桐樹，三年三見汝。前年適汝陰，見汝鳴秋雨。去年秋雨時，我自廣陵歸。今年中山去，白首歸無期。客去莫歎息，主人亦是客。對牀定悠悠，夜雨空蕭瑟。起折梧桐枝，贈汝千里行。歸來知健否，莫忘此時情。

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三六引《王直方詩話》：東坡喜章蘇州「不知風雨夜，復此對牀眠」之句，（略）在東府有云：「對牀定悠悠，夜雨今蕭瑟。」（略）此其兄弟所賦也，相約退休，可謂無日忘之，然竟不能成其約。

汪師韓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：清空如話而情味無窮，較前《初秋寄子由》一章，尤入神品。王士禎《癸卯詩卷自序》：嘗讀《東坡先生集》云：「少與子由寓居懷遠驛，一日秋風起雨作，中夜愴然，始有感慨離合之意。嗣是宦游四方，不相見者十八九，每秋風起，木落草衰，輒淒然有所感，蓋三十年矣。」故其《述舊》詩曰：「西風忽淒厲，落葉穿戶牖。子起尋袂衣，感歎執我

手。朱顏不可恃，此語君勿疑。別離恐不免，功名定難期。」而其終篇則曰：「雪堂風雨夜，已作對牀聲。」至陳州東府諸篇，一則曰「夜雨何時聽蕭瑟」，一則曰「對牀定悠悠，夜雨空蕭瑟」。子由答坡公詩亦曰：「誤喜對牀尋舊約，不知漂泊在彭城。」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愈瑣屑，愈真至，愈曲折，愈爽朗，此爲興到之作。清空如話，情味無窮。較前查慎行《初秋寄子由》一首，尤入神品。

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卷三七：此篇大有慷慨，故語亦激昂之甚，非「興到」之謂也。不讀《朝辭赴定州狀》，而欲論此詩，難矣。

翁方綱《石洲詩話》卷三：元祐七年壬申，以兵部尚書召還，遷禮部尚書、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。明年癸酉八月，以龍圖、端明兩學士出知定州，九月十四日與子由別於東府，有《東府雨中別子由》五古一首。合前出知潁時，則東府之別，凡二次矣。

趙克宜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七：詩之妙，紀評盡之。「主人亦是客」句，蓋已逆料子由不安于朝矣。「客去莫嘆息」句以下，乃代子由語氣，故有「贈汝千里行」句。（「對牀定悠悠」）言對牀之約無期也。

謝運使仲適座上送王敏仲北使

衝風振河朔，飛霧失太行。相逢不相識，下馬須眉黃。洗眼忽驚笑，見此玉節郎。喜有賢主人，共惜殘燭光。聚散一夢中，人北雁南翔。吾生如寄耳，送老天一方。幸子遇明主，陳經入西廂。歸期不可緩，倚相宜在旁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卷中：（「陳經入西廂」「西廂」即西掖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（「衝風振河朔」二句）起得精神。（「下馬須眉黃」）非經行北方風沙中，不知四句「黃」字之妙。

書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

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遊。麾斥八極隘九州，化爲兩鳥鳴相酬。一鳴一止三千秋，開元有道爲少留。磨之不可矧肯求，西望太白橫峨岷。眼高四海空無人，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台坐忘身，平生不識高將軍。手污吾足乃敢瞋，作詩一笑君應聞。

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二引釋惠洪《禁燬》：「韻七句方換韻，又是平聲，其法不得雙殺，雙殺者不得引此法也。」

何蘧《春渚紀聞》卷六：「士之所尚忠義氣節，不以摘詞摘句爲勝。唐室宦官用事，呼吸之間，殺生隨之。李太白以天挺之才，自結明主，意有所疾，殺身不顧。王舒公言：『太白人品污下，詩中十句，九句說婦人與酒。』至先生作《太白贊》，則云『開元有道爲少留，磨之不可矧肯求』，又云『平生不識高將軍，手污吾足乃敢瞋』，二公立論，正似見二公胸次也。」

黃徹《碧溪詩話》卷九：「凡作詩有用事出處，有造語出處。（略）坡作《太白畫像》詩云：『大兒汾陽中令君，小兒天台坐忘身。』其事乃用白交汾陽於行伍中，竟脫白於禍，天台司馬子微謂白有仙風道骨，可與神遊八極之表。所造之語，乃《禰衡傳》云：『大兒孔文舉，小兒楊德祖。』張表臣《珊瑚鉤詩話》卷一：退之《雙鳥詩》，或云謂佛老，或云謂李、杜。東坡《李太白贊》云：『天人幾何同一漚，謫仙非謫乃其游。揮斥八極隘九州。化爲兩鳥鳴相酬，一鳴一止三千秋。開元有道爲少留，磨之不可矧肯求？』乃知謂李、杜也。」

胡仔《苕溪漁隱叢話》前集卷一一：李、杜畫像，古今詩人題詠多矣。（略）若李太白，其高氣蓋世，千載之下，猶可嘆想，則東坡居士之贊盡之矣。

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：文人有一言使人升九天、墮九淵者，此類是也。亦公自寫其傲岸之趣，

卻令太白生面重開，勝《碑陰記》一段文字遠甚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卷中：案宋孫紹遠《聲畫集》第一卷載此，自「西望太白」以下，另作一首。題目下亦有「二首」兩字，據此爲改。（「手污吾足乃敢嘖」四字無人能道。

又《初白庵蘇詩補注》卷三七：按孫紹遠《聲畫集》載東坡此詩，自「西望太白空峨岷」以下，另是一首，向來刻本合而爲一者訛。僧洪覺範所著《禁鬪》，謂「先生此詩，一韻七句方換韻」，亦認以爲一首也。今據《聲畫集》改正。

汪師韓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：筆歌墨舞，實有手弄白日、頂摩青穹之氣概，足爲白寫照矣。趙葵《行營雜錄》云，神宗一日與近臣論人才，因曰：「軾方古人孰比？」近臣曰：「頗似李白。」上曰：「不然。白有軾之才，無軾之學。」神宗之知軾者深，雖李定等百方媒孽，而終得保全也。又後人刊詩有將此作改爲兩首，特以平韻承接之故。然分則意象不昌，豈惟不諳詩法，且並其佳處失之。觀集內儋州《夜夢》一詩猶用此體，可以爲證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《聲畫集》載此詩，自「西望太白」以下爲一首。而僧洪覺範《禁鬪》謂此詩只一首，一韻七句方換韻，與舊本同。余案確是一首。若作兩首，一則短促收不住，一則突兀無頭緒，兩不成詩矣。查注作兩首，誤。

又卷四一《夜夢》：前題太白像即此體。此體本之工部《大食刀歌》。觀此，益知前分二首之非。

馮應榴《蘇文忠公詩合註》卷三七：玩詩中起結，總括以一首爲是。

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卷三七：（「手污吾足乃敢噉」）此題太白第一名句，公此詩亦頗自詡，可見其命意不凡矣。

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：丹元奇人，故公詩亦奇，有以發之也。「小兒」，司馬子微也。

趙克宜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七：（「平生不識高將軍」三句）語極豪快。

陳衍《宋詩精華錄》卷二：末以嘻笑爲怒罵，語妙。

次韻曾仲錫承議食蜜漬生荔枝

代北寒蠶擣韭萍，奇苞零落似晨星。逢鹽久已成枯腊，得蜜猶疑是薄刑。欲就左慈求拄杖，便隨李白跨滄溟。攀條與立新名字，兒女稱呼恐不經（自注：俗有十八娘荔枝）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卷中：以險韻押難題，未免牽強着迹。

大行太皇太后高氏挽詞二首

至矣吾三后，功高漢已還。復推元祐冠，蓋得永昭全（自注：臣嘗於經筵論奏仁宗皇帝諡曰明孝，若明而不仁則民畏而不愛，仁而不明則民愛而不畏。今大行太皇太后亦兼此二德，故天下思慕，庶幾於仁宗也）。有作猶非聖，無私乃是天。侍臣談道要，家法信家傳（自注：宰相以下嘗於經筵論奏祖宗以來家法十餘事，書於記注）。

卻狄安諸夏，先王社稷臣。固應祠百世，何止活千人。定策天知我，忘家帝念親。萬方何以報，得疾爲勤民。

再次韻曾仲錫荔支

柳花著水萬浮萍，荔實周天兩歲星（自注：柳至易成飛絮，落水中，經宿即爲浮萍。荔支至難長，二十四五年乃實）。本自玉飢非鵠浴，至今丹殼似猩刑。侍郎賦詠窮三峽，妃子煙塵動四溟。莫遣詩人說功過，且隨香草附騷經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亦牽強。

次韻滕大夫三首

雪浪石

太行西來萬馬屯，勢與岱岳爭雄尊。飛狐上黨天下脊，半掩落日先黃昏。削成山東二百郡，氣厭代北三家村。千峰右卷矗牙帳，崩崖鑿斷開土門。竭來城下作飛石，一礮驚落天驕魂。承平百年烽燧冷，此物僵卧枯榆根。畫師爭摹雪浪勢，天工不見雷斧痕。離堆四面繞江水，坐無蜀士誰與論。老翁兒戲作飛雨，把酒坐看珠跳盆。此身自幻孰非夢，故國山水聊心存。

《（康熙）御製樂善堂全集定本》卷六：《雪浪石》（石在定州文廟，宋蘇文忠公知定州時所留雪浪齋中物。高廣二尺餘，蒼質白理，承以石盆，有亭覆之）：雪自天上升，浪從海面生，何時相蒼萃，卻與石爲名。雪浪本非石，石以齋名稱。如今齋不見，此石猶崢嶸。定州廟貌敞，左城對右平。巍然踞其間，萬古凝堅精。不共桑海變，稜稜瘦骨撐。誰言承有盆，謾說覆有亭。須知雪浪齋，亦以木石成。尤物貴特立，此理不須驚。欲喚眉山老，新詩還共賡。

《（康熙）御製詩初集》卷三六《雪浪石用蘇東坡韻》：杜老白帝憒東屯，蘇翁稍幸斯州尊。從

來詩人半窮困，未必天道迷昭昏。孤踪飄泊豈有定，官居尙憶懸水村。（坡詩云：「官居獨在懸水村。」）我從便道尋古蹟，策馬定武循城門。衙齋左側醉仙在，無須玉局重招魂。立來應已閱桑海，移時想復動雲根。峰皴似助吟詠勢，苔斑猶漬摩挲痕。當時滕倅投意氣，（東坡是詩乃和滕大夫韻，滕與公爲定武倅）欣髯把酒相評論。何人好事惜廢墮，覆之以亭承以盆。卻憶晴窗哦日課，（向在書齋曾詠此題，今刻《樂善堂全集》中）雪浪早入子思存。

《（康熙）御製詩二集》卷二〇《詠蘇軾雪浪石》：白石盆中浮雪浪，髯翁遺跡入評吟。頗誇南北八州牧，（東坡詩云「八州憐我往來頻」注云：密、徐、湖、登、杭、潁、楊及定武凡八郡守）豈惜清華二翰林。（《年譜》以二學士出知定州）早是奎星獨稱古，不然山骨詎擅今。如坡不乏遭沉滯，鑑取人明惕我心。

《（康熙）御製詩二集》卷二〇《雪浪石疊蘇軾韻》：行或使之止或屯，內相外牧何卑尊。賈誼明時乃可惜，屈原澤畔時原昏。牛刀不妨一小試，況茲百里聯鄉村。前年中山策馬過，傾頽百雉未入門。北門學士（謂張若靄）命圖取，展閱幾度清吟魂。鳩工發帑事版築，驅除狐鼠芟荆根。衆春花木復舊觀，清秋風月移新痕。時巡嵩洛偶駐蹕，一拳坐對堪評論。橫盤硬語走健筆，叫絕起拍蓮花盆。歲月詳識笑多事（坡詩云「四月辛酉紹聖元」），高風千古存乎存。

《（康熙）御製詩二集》卷二〇《和蘇軾刻盆石詩韻》：鵲渚騫謁天帝孫，支機持走歸中原。玉局胡乃公案翻，曰此中山有石存。置之平几承以盆，作歌七字探天根。雷門布鼓予綴言，走筆趁

韻廣其元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卷中：從定州形勢說起，突兀撐空。（「承平百年烽燧冷」四句）看他脫卸出落法，便捷如轉丸。

《帶經堂詩話》卷二二《古器類》：雪浪石在定州學，作亭覆之。《墨莊漫錄》云：東坡帥中山得石，黑質白章，如孫知微所畫。石閒奔流，盡水之變。作白石大盆盛之，激水其上，名其室曰雪浪齋，有銘云云。予審視盆四面刻紋作芙蓉，脣上周遭即公手書銘，惜不及摹搨，旁一碑刻石圖，下方「雪浪齋」三大字，亦公書。然石實無他奇，徒以見賞坡公，侈美千載，物亦有天幸焉。

汪師韓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：勁氣不可斷，來則山岑競舉，止則壁岸無階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語語挺拔。（「半掩落日先黃昏」）晚行深山中，乃知第四句之工。（「離堆四面繞江水」六句）勢須宕開作結。

方東樹《昭昧詹言》卷一二：此詩奇橫，以較諸人和作，其大小平奇自有辨。蓋他人不能有此筆勢，故不能有此雄恣。「離堆」二句，形容此似離堆耳。惜無蜀人不及知，故末句云云。「老翁」句用退之。土門即井陘口，今名土門口，「太行八陁」第五陁也。

又：渾轉溜亮，酣恣淋漓。坡此首暨（略）《雪浪石》（略）皆可為典制之式。

厲鶚《題東坡先生雪浪石盆銘拓本即用雪浪石詩韻》（《樊樹山房續集》卷一）：中山奇石猶雲屯，蘇公筆陣書林尊。回環屬讀有奇趣，如月照壁難霾昏。當年礲材久摧落，雨淋日炙眠沙村。

偶然寓意在鄉土，便如雪浪爭夔門。九華明窗未能買，一顰眉綠偕銷魂。人間貪者盡幻妄，要須禪喜窮荏根。不見宣和築艮岳，峰巒萬態金填痕。汙圍日急取作礫，世事變化安可論（靖康圍城時取艮岳諸石爲礫，見《三朝北盟會編》）。摩挲已似銅狄話，拄杖誰窺玉女盆。如公偉人不可見，只有文字千年存。

王文誥《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》卷二〇：本集小題大做之作，如《雪浪石》云：「太行西來萬馬屯，勢與岱嶽爭雄尊。」凡此類者，未易悉數，又豈止此詩乎？曉嵐主魏叔子之論，以小題大做爲俗人得意之筆，又以魏爲洞見肺肝，宜其少所見而多所怪矣。

張道《蘇亭詩話》卷五《補注類》：《雲林石譜》：「中山府土中出石，色灰黑，燥而無聲，混然成質，其紋多白脈，籠絡如披麻旋繞委曲之勢。東坡頃帥中山，置一石于燕處，目之爲雪浪石。」按此則應補入《雪浪石》題注。

趙克宜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七：通篇不寫石之正面，卻詳叙來歷，大氣鼓盪，語極奇怪。（「承平百年烽燧冷」）入題極其撒脫。（「離堆四面繞江水」）此從大處作比例，即爲結局埋根。

高步瀛《唐宋詩學要》卷三引吳汝綸評：起勢雄偉。

同前

我頃三章乞越州，欲尋萬壑看交流。且憑造物開山骨，已見天吳出浪頭（自注：石中有似海獸形狀）。履道鑿池雖可致，玉川卷地若爲收。洛陽泉石今誰主，莫學癡人李與牛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前古詩已是絕唱，此首便爲蛇足。

沈香石

壁立孤峰倚硯長，共疑沈水得頑蒼。欲隨楚客紉蘭佩，誰信吳兒是木腸。山下曾逢化松石，玉中還有辟邪香。早知百和俱灰燼，未信人言弱勝剛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（「山下曾逢化松石」二句）五六用事細切。

張道《蘇亭詩話》卷五《補注類》：杜綰《雲林石譜》：「唐陸龜蒙得石枕琴薦，因作二遺詩，序中言東陽永康一路，松老皆化爲石。頃年因馬自然先生在永康山中，一夕大風雨，松林忽化爲

石，仆地悉皆斷絕，大者徑三四尺，尚存松節脂脈紋，土人運而爲坐具，至有小如拳者，亦堪置几案間。」按《沈香石》詩「山下曾逢化松石」句下王注，已引陸序而不詳，故補之。

石 芝

予嘗夢食石芝，作詩記之。今乃眞得石芝於海上，子由和前詩見寄。予頃在京師有鑿井得如小兒手以獻者，臂指皆具，膚理若生。予聞之隱者，此肉芝也。與子由烹而食之，追記其事，復次前韻。

土中一掌嬰兒新，爪指良是肌骨勻。見之怖走誰敢食，天賜我爾不及賓。旌揚遠遊同一許，長史玉斧皆門戶。我家韋布三百年，祇有陰功不知數。跪陳八簋加六瑚，化人視之眞塊蘇。肉芝烹熟石芝老，笑唾熊掌噉雕胡。老蠶作繭何時脫，夢想至人空激烈。古來大藥不可求，眞契當如磁石鐵。

蘇軾《書石芝詩後》（《蘇文忠公全集》卷六八）：中山教授馬君，文登人也。蓋嘗得石芝食之，故作此詩，同賦一篇。目昏不能多書，令小兒執筆，獨題此數字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詩評》卷中：「天賜我爾不及賓」健句！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灑落，無次韻之迹。

鶴 歎

園中有鶴馴可呼，我欲呼之立坐隅。鶴有難色側睨予，豈欲臆對如鵬乎。我生如寄良畸孤，三尺長脰閣瘦驅。俛啄少許便有餘，何至以身爲子娛。驅之上堂立斯須，投以餅餌視若無。戛然長鳴乃下趨，難進易退我不如。

唐庚《文錄》：東坡作《病鶴》詩，嘗寫「三尺長脰瘦驅」，闕其一字，使任德翁輩下之，凡數字。東坡徐出其稿，蓋閣字也。此字既出，儼然病鶴矣。

魏慶之《詩人玉屑》卷一七引《陵陽室中語》：作《鶴嘆》，則替鶴分明。

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卷上：東坡《鶴嘆》云：「戛然長鳴乃下趨，何至以身爲子娛。」《世說》：有遺支道林雙鶴，林曰：「既有凌霄之資，何肯爲人作耳目之玩？」養令翮成，使飛去。

袁宏道評閱譚元春選《東坡詩選》卷一二譚元春評：立意不愧古人，全首味之，卻有一段風氣經其筆端，作者聽之而已。

賀裳《載酒園詩話》：着想俱不從人間，眞化人出無入有之筆，然政如吞刀吐火，可暫不可常。查慎行《初白庵蘇詩補注》卷三七：按《唐子西語錄》云：「東坡作病鶴詩（略）」今題中無「病」字，疑有脫落也。又朱翌《猗覺寮雜記》云：「《世說》有遺支道林雙鶴者，道林曰：『既有凌霄之姿，何肯爲人作耳目玩？』」詩中「何至以身爲子娛」，正用此。

汪師韓《蘇詩選評箋釋》卷五：「難進易退我不如」，此《鶴歎》所以作也，卻只於結處一句收住。中云「豈欲臆對如鵬乎」，乃疑而問鶴之詞，而「我生如寄」四句便直代鶴作臆對語。章法奇絕，是方爲善學賈賦者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純是自託。（「難進易退我不如」）末以一語點睛，筆墨特爲奇恣。竟佳，妙。再贅衍，便入香山門經。（「我生如寄良畸孤」）四句皆承上「臆對」。

趙克宜《角山樓蘇詩評注彙鈔》卷一七：通體遒淨絕倫，中四語妙用代法，本旨極透。

送曾仲錫通判如京師

邊城歲暮多風雪，強壓春醪與君別。玉帳夜談霜月苦，鐵騎曉出冰河裂。斷蓬飛葉捲黃沙，祇有千林髮鬆花。應爲王孫朝上國，珠幢玉節與排衙。左援公孝右孟博，我居其間嘯且諾。僕夫爲我催歸來，要與北海春水爭先回。

《邵氏聞見後錄》卷九：蘇仲虎言：有以澄心紙求東坡書者。令仲虎取京師印本《東坡集》誦其中詩，即書之，至「邊城歲暮多風雪，強壓香醪與君別」，東別閣筆怒目仲虎云：「汝便道香醪。」仲虎驚懼，久之，方覺錢本誤以「春醪」爲「香醪」也。

紀昀評《蘇文忠公詩集》卷三七：（「應爲王孫朝上國」）太應酬。（「僕夫爲我催歸來」）語殊淺近。

和錢穆父送別並求頓遞酒

聯鑣接武兩長身，鵝鷺行中笑語親。九子羨君門戶壯，八州憐我往來頻。佇聞東府開賓閣，便乞西湖洗塞塵。更向青齊覓消息，要知從事是何人。

查慎行《初白庵蘇詩補注》卷三七：（「八州憐我往來頻」）先生歷知密、徐、湖、登、杭、潁、揚、定八州。